

浅析黄梅戏中的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因子

文 / 何亦邨

黄梅戏植根乡土，却放眼世界。黄梅戏当中无处不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生”的关注以及对和谐的歌颂与憧憬。黄梅戏当中包蕴、渗透着无数的绿色因子。“绿色因子”的概念是在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视野下，对黄梅戏重新进行审美观照的产物，包含着“生生不息”、“活力旺盛”、“和谐美好”的意思。“绿色因子”不同于“俗文化”，不是与“雅”相对的概念，更不是所谓的“大俗即大雅”，它是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因子的简称。正是这些绿色因子，使得相对京剧、昆曲而言生成时间较晚的黄梅戏极具“草根生命力”，并且从众多地方戏曲中脱颖而出，在改革、不断创新中，梅开几度，享誉国内外。

人们一般认为，黄梅调来自湖北，黄梅戏成于安徽。任何一种地方戏曲都是根据当地生活而创造的，因而可以这样认为：黄梅戏是安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黄梅戏植根于安徽的农业文明，是徽州文化的产物。徽州文化注重展现绿色、植物、农业三者的线性联系，凸显了安徽人对山、水、田野的热爱和依恋。这种热爱和依恋反映到黄梅戏的创作和表演当中，即形成了渗透着无数绿色因子的“草根大戏”。在这里，“绿色因子”的概念不同于“乡土气息”，它的涵盖范围比后者要更加广泛。一

般来说，“乡土气息”仅仅是就黄梅戏的审美特征或者美学定位来说的，“绿色因子”的概念则是在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视野下，对黄梅戏重新进行审美观照而产生的。“绿色因子”包含着生生不息、活力旺盛、和谐美好的意思。此外，“绿色因子”也不同于“俗文化”，不是与“雅”相对的概念，更不是所谓的“大俗即大雅”。绿色因子是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因子的简称。这些绿色因子，正是黄梅戏强大的生命力所在，也正是这些绿色因子，使得黄梅戏不同于一般的俚俗小调，从众多地方戏曲中脱

中的柳茂英)，成了最终的惨败者。而在社会现实中，这样的事是不容易出现的，这正是士子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之处。在与商人争夺妓女时屡屡失败而无可奈何，士子们也只能借助于手中的笔在杂剧作品中编织它们的白日梦。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德、才、美等传统价值观的呼唤，是对当时金钱统治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否定。在元代，由于蒙古贵族亡金灭宋，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蒙古族以一个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实行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分人为四等，且取消科举，在宗教上实行儒释道三教归一。商业繁荣，商人迅速崛起，金钱至上的观念是对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颠覆。这一切变化都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人们一时无法接受与适应，几千年的文化与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杂剧作品以士妓团圆为结局，能够适应封建社会中以维护封建宗法关系为美德的价值观念，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和赞许。

这种三角恋的杂剧在元代已定型化，而此类杂剧在明以后不复出现，小说中也未见类似模式的作品，凌蒙初将多本杂剧改编为小说，但对这类题材未曾涉及。这与元代以后剧作家缺

乏杂剧作家特殊的人生遭际有关。因此，这类作品中的结局虽然不是现实中的情形，却从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

注释：

[1]本文所引元曲，皆出自徐征等主编的《全元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不再作注。

[2]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3页

[3]郑思肖：郑思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6页

[4][7]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73页、542页

[5][9]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75页、111页

[6]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1页

[8]陈衍：元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5页

作者简介：谢祥娟，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龚阳

颖而出,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在解放后梅开几度,享誉国内外。

一、影响黄梅戏生成的地理和人文因素

(一) 好山好水出黄梅

黄梅戏作为一种戏曲形态,形成于“皖江流域”,它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安徽的古徽州地区。从自然地理和环境因素上来说,黄梅戏产生、发展于山水之间。“皖江流域”指长江流域安徽段两岸地区,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古徽州地区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皖南丘陵地带。皖江流域拥有天然的湿地资源,生态系统相对独立,形成了圩田的耕种形式,水系发达,有利于城市经济和商业发展;在古徽州境内有黄山、齐云山等,风光秀美、钟灵毓秀,更有新安江、龙田河水系及婺江、阊江水系,水草丰茂,水土条件较好。此外,安徽属于由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地区,气候资源丰富,适宜发展农业。采茶调传到安徽,由于它同农村劳动契合的“山歌属性”,迅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喜爱,随后几经丰富、改革和发展,成就了黄梅戏的戏剧形态。黄梅戏是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艺术源于生活,因而黄梅戏所刻画的人物、叙述的故事、使用的方言、演唱的曲调、演出的形式等,都是同安徽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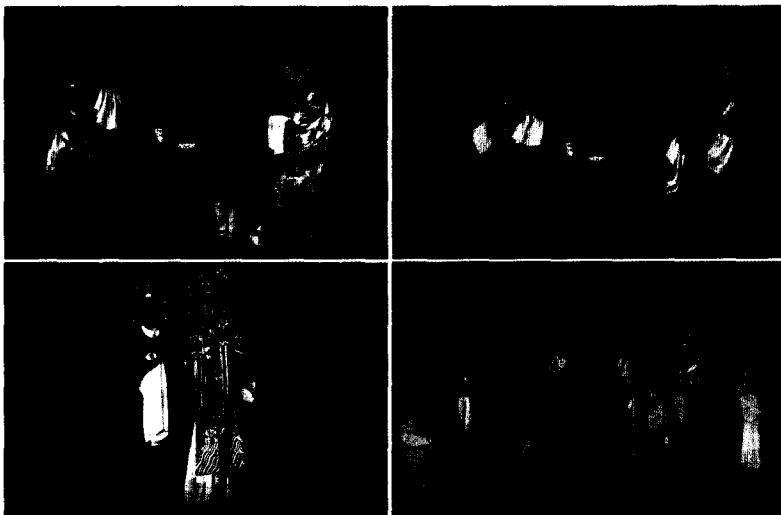
(二) 生生不息的人文品质

安徽的人杰地灵与徽文化的繁荣都具有同一个特点:生生不息。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自然与人类之间“挑战——应战”的理论。他在揭示文明的起源时指出,人要生存,要创造文明,就要迎接自然带来的种种挑战。按照这一理论,整个安徽“生生不息”的动力就来源于自然地理环境不断的“挑战”与当地人不断的“应战”。安徽虽然好山好水,可是其自然条件也有不足之处,当地人需要迎接的“挑战”如下:

首先,在清代,皖江流域灾害多发,受灾面积大,水旱灾害交替发生,造成该地区主要是移民区,思想观念较开放,易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也乐于创新(如桐城学派);而古徽州人多地狭,地形崎岖,群山环抱,陆路交通不便,只能开辟水路,故而当地人形成了顽强、拼搏、奋发、开拓的性格特征,以及常年在外奔波创业的生活习惯(如徽商)。

其次,皖江流域对圩田的过度开发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失调,经常发生粮食短缺等问题,导致当地人由以农业重心逐步转向依赖商业,不得不出外谋利;古徽州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在过去更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的说法。这使得当地人不得不向外界寻求生存发展之路。

基于上述因素,皖江流域形成了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注重创新的文化品格,徽州地区则生成了厚重睿智、厚积薄发的文化品格。这两种区域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生



生不息、生气盎然。

下面以宋学精神、黄山松精神和徽骆驼精神为例,来进一步阐述安徽人生生不息的人文品质。

宋学精神、黄山松精神与徽骆驼精神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在自然、历史、社会的共同作用下长年累月形成的,代表的是整个安徽地区人文品质。

第一, 宋学精神

宋学精神,即“士”的精神。其核心是解放、平等、竞争,它是皖江文化的重要内容。“由胡瑗等人开山的宋学,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1],兼容并取,善于创新。黄梅戏受到皖江文化敢为人先精神的影响,在自身内容创作和表演形制上,能够不断吸取新的东西,常变常新,“形无固止却又随境制形”^[2],应了刘海粟先生的那句“不息的变动”,使得黄梅戏极具活力和生命力。

第二, 黄山松精神

黄山与黄梅戏并称“安徽二黄”,这是安徽人多少年来引以为荣的两张名片。它们都极具生命力,又都包蕴着绿色因子——前者是自然风光,后者是以歌舞表现自然风光。黄山松精神的内容是:顶风傲雪的自强精神,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众木成林的团结精神,广迎四海的开放精神,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黄山松精神反映到黄梅戏当中,造就了大部分戏曲人物坚强、隐忍、拼搏、奉献和敢于斗争的品格。如《徽商胡雪岩》中的胡雪岩。这正是一种如同种子破土般的冒险精神和生命活力。

第三,“徽骆驼”精神

前面谈到,徽州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拼搏奋进、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就是“徽骆驼”精神。胡适曾亲笔题写“努力做徽骆驼”。徽骆驼精神不仅造就了徽商,更成就了黄梅戏。徽商即儒商,黄梅戏离不开徽商在各个层面上的支持,徽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独特的审美理念使他们对黄梅戏有特殊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黄梅戏的传承与发展。



安徽人整体的精神风貌，造就了黄梅戏的精神风貌。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即可看作是推动黄梅戏生成、发展乃至成熟的人文因素。

二、“丢下一粒籽，发了一棵芽” ——黄梅戏的“草根生命力”

独特的文化背景造成了黄梅戏与其它剧种的不同。在黄梅戏中，无处不是对原生态生活的写照。它源于劳动、源于生活、源于自然、源于绿色，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草根生命力”。所谓“草根生命力”即植根于乡土、来自于民间，是最“接地气”、最亲近民众、最得民心的，就像青草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故而凡是有“草根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或者是一种现象、一句话语，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都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及独特的典型特征。

黄梅戏的“草根生命力”，源自于活跃其中的绿色因子。前面提到，“绿色因子”不同于“乡土气息”、“世俗性”和“通俗”等概念，它是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因子的简称，包含了“生命”、“和谐”等内容，不论是在美学还是在生态学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一）黄梅戏戏名中的绿色因子

黄梅戏的戏名，从不故弄玄虚、文不对题，因为它是唱给老百姓听的，要让百姓大众一看或者一听戏名就知道这出戏大概讲的是什么。比如《点大麦》、《糍粑案》、《种大麦》、《打猪

草》、《卖大蒜》、《打豆腐》、《荞麦记》、《纺棉纱》等著名黄梅戏经典剧目。在这些曲目的戏名里，“猪草”即红薯叶子、番薯叶子等喂猪的草料，“大麦”、“糍粑”、“大蒜”、“豆腐”、“荞麦”、“棉纱”更为乡村生活中所常见。它们中有许多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被普遍提倡的纯天然、纯绿色的环保食品和衣料。有人将其简单地视为“通俗”，其实这“通俗”之中包含着一种生活的大智慧——简单就是美，自然就是美，绿色就是美！这些事物无不生发于自然，贴近自然，这体现了安徽人亲近自然、绿色和谐的生活方式。今天人们所倡导的“低碳生活理念”，正是要求人们重新回归这种绿色的生活方式，以低耗能、低消费、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换来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戏名换成了《开汽车》、《制纤维》、《卡路里》，则会尽失美感，更失却了对于美好自然、绿色和谐的歌颂与向往。

（二）黄梅戏题材中的绿色因子

黄梅戏的题材，或者说它的情节构成，多为农事活动、日常生活、乡间小事和民间传说，它演绎着田间的故事，带着泥土的芬芳，而且以小见大，包含着一种机智从容，一种韵律美。由于在安徽的农村，“女子大多从事蚕桑、茶叶和挑花、织布，男子则或打铁、梓木，或做豆腐、豆芽，从事农产品的深加工”^[3]，故而黄梅戏的题材就来自于这些日常劳动，比如织女纺纱织布、董永放牛种地；又如卖大蒜、种大麦、纺棉纱；或者来自于劳动过后的娱乐及节庆活动，比如对歌对花、元宵观灯。这就意味着黄梅戏有自己的特色，使它与其他地方戏曲区别开来，成为众多地方戏曲中突出的“这一个”。

（三）黄梅戏唱词中的绿色因子

黄梅戏不论是神话剧还是生活小戏，其唱词都明显带有绿色因子。

在神话剧《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中，“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的唱词，通过歌颂眼前的自然美景来抒发七仙女、董永收工回家时愉悦的心情和对双方共同生活的美好向往。

又如，“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似围墙，撑开船儿撒下网，一网鱼虾一网粮。”这句是七位仙女“四赞”里的一赞，通过描绘渔家周边的自然环境，叙述渔家打渔时的情景，赞美渔家生活，感叹人与自然的和谐，“到底人间欢乐多”！

在生活小戏《打猪草》里，有“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的唱词。故事发生在田间，土地是农家生活的基础，它象征着绵延不绝的生命。“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的唱词，彰显了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歌颂了绿色的可贵及生命的美好，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于创造生命的喜悦与成就感。

一花一草，一木一枝，珍爱生命，珍惜绿色，和谐生活！而这些，恰恰是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基本内容。

（四）黄梅戏唱腔中的绿色因子

黄梅戏的唱腔，如山泉之清美，如山风之清凉，如山花之清丽。“兼容南腔北调，调和中西两味，兼具质朴性、形象性、兼容性、可塑性等独特的戏剧音乐艺术美感。”^[4]曲调悠扬，声音

婉转。黄梅戏多用真嗓而非假嗓来演唱,女声是沁人心脾的清甜,男声是淳朴洒脱的嘹亮。

审美就是艺术作品或美的事物被观赏者所欣赏,它的美传递到观赏者的心里,给观赏者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愉悦。关于黄梅戏唱腔中的绿色因子的特征,最直接的表述就是:通过听黄梅戏,听者的脑海里能够浮现出一座座青山,一片片绿树和一汪汪清水。这种画面感,不是每一种地方戏曲都可以带来的,而黄梅戏的这种画面感最强。听一曲黄梅戏,就仿佛置身于徽州山水之中。所以黄梅戏是一种能够呼唤生命的艺术形式,它就像一片孕育着庄稼作物的沃土,用源源不断的绿色给人以心灵的抚慰,使人感受到生之希望。

(五) 黄梅戏表演中的绿色因子

黄梅戏的表演流畅自然、质朴无华,不同于昆曲精细的、一板一眼的严谨,但明显更具有写意的韵味。如果说昆曲是一幅工丽精致的工笔画,那么黄梅戏则更像一幅泼墨山水画,而且画的是安徽的山水。

自清末始,黄梅戏表演就十分注重对自然生活的细致模仿。到了现代,从严凤英、王少舫开始,黄梅戏的表演范式就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一份质朴,即“尚真”。

能够抱定“尚真”这一初衷实为不易。从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角度来看,“真”即“本真”,是最最本质的存在。捍卫本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作为戏曲,就不可能不触及到虚与实的问题。黄梅戏表演固然要遵循一定的程式,否则就不能被称为戏曲,但是其“尚真”本质又使它有程式而不拘泥于程式,通过巧妙的虚实结合再现生活,又高于生活。

总而言之,如今的黄梅戏,正如《打猪草》中所唱的一样,“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不断充实、发展,逐渐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虽然在成长、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质疑和问题,但毫无疑问,黄梅戏的前途是光明的!

三、黄梅戏对于“生”的关注和对和谐的歌颂与愿景

在黄梅戏中,无处不透露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生”的关注以及对和谐的歌颂与憧憬。安徽的自然、人文因素和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与天和地是一种依存关系,三者的关系如同三角形一样稳定,达到天、地、人长时期的和谐共处。反映到黄梅戏的创作、演出当中,就是一种对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呼唤。

(一) 关注“生”的原生态戏曲

“生”,既指“生命”,又指“生活”,既包括人,又包括自然。有人有自然,才能孕育出生命,方能生生不息。原生态即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的、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态。黄梅戏是反映乡间故事的原生态戏曲,她质朴无华,每一句唱词、每一个音符都灌注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美的观照。从黄梅戏当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在黄梅戏里,无数绿色因子承载着多少代黄梅戏艺术家毕生的心血与汗水,将一个个朴实动人的故事传承下来,将一粒粒黄梅戏的

种子播撒下来,更将徽文化不断延续发展下去。

(二) 黄梅戏中包含的低碳理念给今人的启示

《打猪草》中陶金花给金小毛“打三个鸡蛋泡炒米”的情节,从“低碳饮食”的角度来说,对我们也颇有启发。“低碳饮食”由美国的阿特金斯医生在1972年撰写的《阿特金斯医生的新饮食革命》中首次提出。相对于将食物的营养成分精确计算的西方人,中国民间的饮食习惯更为健康、环保。可是在当下,我们除了借鉴西方饮食科学,更要重新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

同样是《打猪草》,其中“对花”的唱段展现了乡间美丽可爱的自然景观,也从侧面反映了田间男女丰富的自然知识。与之相比,现代人的自然知识相对缺乏,对自然的意识也很淡薄。因而,我们有必要深入到自然当中,去了解自然。倘若再对自然不闻不问,最后剩下的自然的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

《夫妻观灯》是一出脍炙人口的黄梅戏唱段,描述在元宵佳节,男女老少以赏灯为趣的情景。与之相比,现代人逢年过节就离不开吃喝,在不合理消费的同时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那种健康、简便又充满乐趣的节庆方式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难道生活水平提高就一定意味着生活质量下降、幸福指数降低吗?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只要我们采取科学的、可持续有节制的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环境的恶化程度还是可以减缓的。只有采取低碳的生活模式与消费模式,尊重生命,人类才可以还自己一片绿色家园。

四、结语

中华文化是一部关于生命与和谐的宏篇巨制,讲究的是中和之美、自然之美。不光是黄梅戏,任何一种传统的文化形式都要求今人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下,对我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然后返璞归真,回归一种真正关注自然、关注人性、关注和谐、关注美的生活模式,从而形成自觉、自信的绿色文化。

注释:

[1]周膺.宋朝那些事儿:大宋帝国之沧海桑田(第二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9页

[2]从黄梅小调看黄梅戏的美学特征[D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7bb920100a1tz.html,2008-07-10

[3]王长安.中国黄梅戏[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180-181页

[4]胡弓生.黄梅戏风貌[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86页
参考文献:

[1]刘承华.文化与人格——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一次比较[M].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徽州文化形成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变迁情况.歙县人民政府网[DB/OL].http://www.ahshx.gov.cn/content/news_view.php?id=8680,2008-11-10

作者简介:何亦邨,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

实习编辑:屈红玲